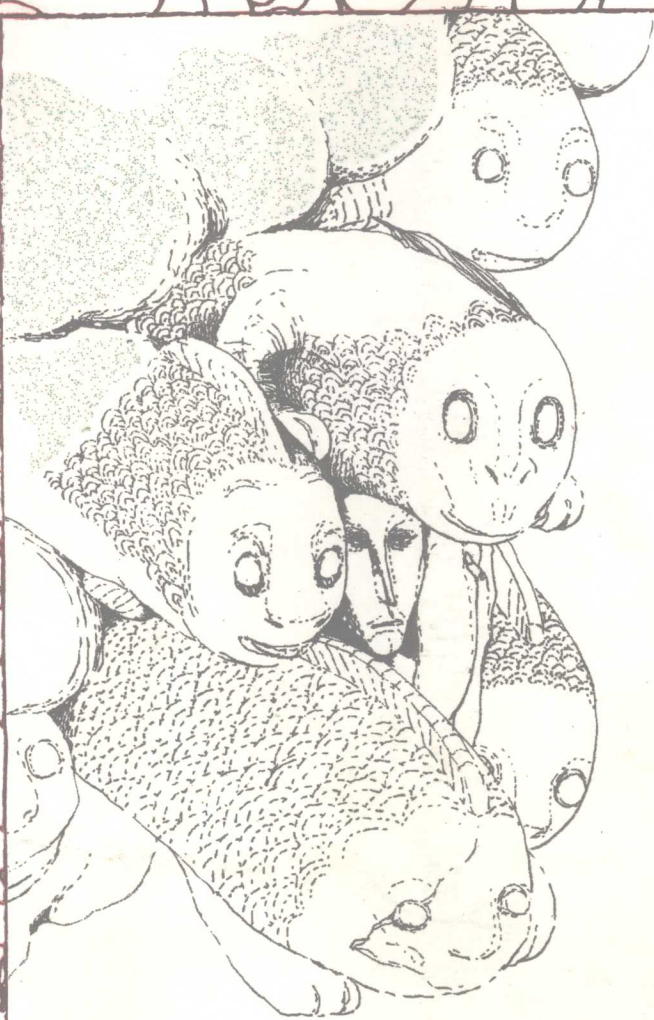




天下霸唱◎著

迷航

昆仑墟

梦之境·幻之奇·迷有径·雾非雾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迷航

昆仑墟

天下霸唱◎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航昆仑墟/天下霸唱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87-4

I. 迷...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1830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迷航昆仑墟
作 者 天下霸唱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通州区梨园镇小稿村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13.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ISBN 978-7-80742-387-4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卷 梦之卷

- 第一话 古瓶 5
- 第二话 离奇的死亡事件 9
- 第三话 噩梦 13
- 第四话 古玩店的鉴定结果 16
- 第五话 老外 19
- 第六话 深夜奇遇 22
- 第七话 城隍庙 27
- 第八话 碟空和尚 33
- 第九话 硕鼠 38
- 第十话 独目大王 43
- 第十一话 解梦 48

第二卷 幻之卷

- 第一话 仙境 55
- 第二话 风雨来记 60
- 第三话 冷香堂 64



第四话 算卦 69

第五话 镇宅宝剑 74

第六话 白龙献宝 78

第七话 黄河幻布 82

第八话 夜宿 88

第九话 杀妖 92

第十话 血战太原城 96

第十一话 劫法场 103

第十二话 冯先生剑 107

第三卷 迷之卷

第一话 仲夏夜 113

第二话 吃饺子 118

第三话 解剖室 121

第四话 凶宅 126

第五话 新来的邻居 131

第六话 驱邪 137

第七话 城隍庙 141

第八话 幽灵广播电台 146

第九话 途中惊魂 151

第十话 巡逻车 156

第十一话 小红帽 161

第四卷 雾之卷

第一话 午夜听众 167

第二话 迷雾 172

第三话 M就是凶手 177

第四话 地底洞窟 182

第五话 大殿中的秘密 187

第六话 怪蟒 192

第七话 世界尽头 197

后 记 202



引 子

我住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一处“凶宅”。倒不是说这屋里死过人，或者发生过什么凶杀案，而是这周围的一片地区，时常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比如人员失踪、车祸事故、目击UFO、没有发射源的“幽灵电台”，更有种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好像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噩运始终纠缠着这一带的居民。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后面我会陆续讲到。

不过老百姓们往往是比较麻木的，他们看到别人家的天灾人祸，除了看热闹和幸灾乐祸之外，很少往事件的深处去想。他们没想过，为什么这一地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这片居民楼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产物。那次大地震的毁灭性力量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以之后盖的楼房都是按防震设计，地下打的梅花桩，号称能抗八级地震，是真能抗还是吹牛，不来次八级地震还真不知道。不过现在的豆腐渣建筑，自然是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

房子的质量当然是没得说，随着人口的爆炸增长，这一地区的房价翻着跟头往上涨。而且附近还有两个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是造成这一带很难拆迁重新规划的原因。

其一，在我家阳台的后面，刚好是个森林公园，以前是植物园，专门给各机关单位栽种盆栽树苗草皮等等。据说以前城市规模还没扩大的时候，那里就是片老林子，年代有多远，我说不清楚，曾听老人

们说那里是古战场。

后来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再难找出一片绿地。市领导觉得有必要保留下这片植物园，改建成森林公园，也算是给城市加了个空气净化过滤器。所以这片林子就保留了下来，但是公园的范围已经比以前的植物园小了很多。

其二，我们这片居民楼的正对面，老居民区中心，有一座很出名的城隍庙。也是政府特批不许拆迁的保护地。

1968年红卫兵来砸过，基本上全给拆平了。改革开放之后，在某种权力的默许下，原址上又重建了新庙。因为有不少台商和海外人士的捐助，新庙极尽华彩美奂之能事，不仅原貌尽复，而且气势规模远胜于昔日，如今已经是一处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周围的居民，如果是没有工作闲散在家的，可以去城隍庙附近做些小买卖，这是一项很不错的副业。再加上居民区附近的森林公园也是个休闲的好去处，使得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居住在黄金地段的优越感。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我在这里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第一卷
梦元卷



第一话

古 瓶

上次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之后的几个月中，我的性格变得比较抑郁了，不想多说话，总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想不起来，经常做噩梦。在我生意上的合伙人阿豪的建议下，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最后诊断的结果是，我可能患上了轻度的“昏暗症候群”。这是一种由德国科学家发现并提出的心理疾病，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就会感到焦虑、不安，严重的会出现幻视、幻听。

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进口药，都是些安神帮助睡眠之类的，让我先吃一段时间，如果病情还没有好转，就住院接受治疗。

看完病之后，我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狗屎。

阿豪也比较同意，认为绝对是狗屎。

我的另一个朋友臭鱼说：“简直是狗屎中的狗屎。”

话虽如此说，症状还是确实存在的，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眠质量很差，没心思工作。我捏着鼻子吃了一些医院开的处方药，但是不见什么起色。

正好此时，我前不久认识的女朋友藤明月从南京打来电话，说她们学校现在放暑假，约我去湖南岳阳，到她姑妈家里玩上几天。

我想，去外地玩上几天也好，可以放松放松，也许对自己的神经衰弱有好处，于是就答应了她，第二天就坐火车到南京去找藤明月。

闲言少叙，只说我们抵达岳阳之后住到藤明月的姑妈家里，她姑妈和姑父很热情，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我跟她姑父尤其谈得来，他是

军人，我对军人一向是有好感的，干脆也不见外了，直接称呼二老姑父、姑妈。住了两天，我精神好多了，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香。

既然到了岳阳，又如何能不去洞庭湖划船？洞庭湖素有神仙洞府之称，自古以来描写这里景色传说的诗篇不计其数。李白诗云：“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刘禹锡也吟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真个是处天上人间。

这日清早，我和藤明月租了只小小的渔船，雇了一个五十余岁的船老大掌橹。纵目远望，帆影点点，湖光山色，观之不尽，渔船载着我们直往那烟波浩渺之中而去。

我提前买了鱼竿鱼饵，扬言要钓上二三十条肥鱼，就在这舟中煮了，吃个新鲜快活。不过那日天公不肯作美，早上还是碧空如洗，不到中午就飘来几团雨云，四下里阴云一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都没带雨具，藤明月避进船舱，我问船老大借了顶草帽。

我原以为他们的草帽，是那种圆锥形的斗笠，幻想着戴上那样的斗笠再披上件蓑衣，濛濛细雨之下在舟中垂钓，也颇有几分诗情画意。钓线沉波荡扁舟，鱼争芳饵上金钩。放歌不知落日斜，悠然忘却江湖愁。那种境界，八成也不过如此了。

不过这些事，就没有一件是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的，斗笠没有，只有黄席草帽，您看过农民下地干活戴的那种草帽吗？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可能用得久了，头顶和四周还凹进去一大块。不仅不能挡雨，还能接雨。

那雨也下得急，不一会工夫，草帽上就积满了雨水，稍微一动脑袋就哗哗地往下淌水，可是，鱼还没钓上来半条。

藤明月在船舱里看着我的狼狈样笑着说：“喂……那位早晨还自称是老渔民的，一上午连一条鱼都没钓到呀？不知道你这种渔民是用什么养活老婆孩子的，在纸上画一条鱼给他们看了解饱吗？”

我这面子啊，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我一把摘下积满雨水的草帽，放在口边，一仰头把里面的雨水喝个精光，又戴回头顶。转头对藤明月说：“都因为你长得不好看，把鱼全吓跑了。我不来怪你也就是了，你竟然还敢多嘴？”

正在斗嘴之时，忽然手中一沉，凭力道感觉像是条大鱼咬钩了。我本是坐在船头木板上的，这时兴奋过度，跳将起来。我压根儿不会钓鱼，此时也来不及去看鱼漂的状况，双手一抬，就想把鱼竿挑起来。

谁知手中沉重异常，一抬之下竟没抬动，玻璃钢鱼竿弯成将近七十度。我怕把鱼竿掰折了，便不敢再用力向上挑，顺着钩上着力的方向把鱼竿放平，心想这鱼太大，不能使蛮力硬拽，我得遛遛它，等它筋疲力尽之时，一举擒之。

随着兴奋的心情平静下来，我发现钩住的好像并不是鱼。我让藤明月找船老大借了把抄鱼的网兜，往湖里一抄，抄出黑糊糊一团东西。

顾不得把鱼钩鱼线解开，就连忙从网兜里把那物件掏出来，黑色的是水草，鱼钩就是钩在水草的死结上，水草中包着一个古瓶。我用衣服擦去瓶上的淤泥，用湖水涮了涮古瓶，细看之下，心中狂喜，这回真得了宝贝了。

瓶体雪白晶莹，光润细腻，材质似玉非玉，瓶身上不知用什么工艺绘着极复杂的图案，山水花鸟，各种异兽，无不栩栩如生。

主体的构图是一座高山，山下绘有一位仙人，青袍长髯，神态潇洒。山上又有一处府邸，门上有“冷香堂”三字。门前有三朵叫不出名目的异样奇花，中间最大的一朵蓝色，旁边各生有一朵红色小花。奇花怒放，红蓝相间，悦目至极。

瓶口被一块黑色木塞堵得严严实实，又有防水的金漆黏合，没半分缝隙可以开启。不过用手一晃，感觉里面空空如也，看来应该是个空瓶。

我轻轻抚摸着瓶身。别说这瓶子材料和年代的价值了，凭我的经

验，单是这瓶上的图纹，就值个十几万。实在是太不寻常了，我从来没见过有这种风格的瓶，绝不是近代的款式。回去后找个懂行的好好估个价，这趟来岳阳真是不虚此行。

这时雨过天晴，长空如碧。我得了个古瓶，没有心思再去游湖，就带了藤明月回家。在岳阳没找到能鉴定古董的师傅，看来只能回去之后再做计较了。

别的闲事就不讲了。又住了五七日，我就带着古瓶辞别了姑父姑妈回到家里。

第二话

离奇的死亡事件

回到我家的楼下，只看见我家的楼门前人头攒动，黑压压地挤满了围观群众，边上又停了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一些警察出来进去地忙个不停，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故。

我也是个好事之徒，见如此热闹，就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看到人群中有几个相熟的邻居正在交头接耳地聊天，就挤了过去，跟他们打声招呼。

我问邻居老马怎么回事这么多人。

老马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在电影院工作，戴了副深度近视眼镜，对我说：“你出门刚回来，还不知道吧？咱们楼门里，一楼——就是你家楼下的老姚家——一家五口，昨天晚上全都死在家里了。”

这个消息让我听得心里发堵，平时关系都不错的邻居全家竟然都死了，我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

这时旁边的邻居闲汉孙国宾说：“昨天白天，不知从哪来了只夜猫子，正落在老姚家门前，那双大眼就死死地盯着他家大门，怎么赶都赶不走，最后老姚急了，拿棍子把夜猫子活活打死。你说怪不怪，那夜猫子被乱棍打死，直到死都没有要跑的意思，到了晚上老姚全家就莫名其妙地死了。经常听人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事可真够邪的。”

老马摇摇头说：“也未必是夜猫子，你们晚上也应该都听见了吧？深更半夜的，楼下有人大声地喊老姚和他家里人的名字，那喊声很大，

一声比一声惨人，都把我吵醒了，我还特意拉开窗帘往楼下看，楼下路灯照得雪亮，空荡荡的，人影也没有半个。”

周围的众邻居都连连点头，看来晚上听到喊老姚名字的不止一人，大伙全听见了，但是谁也没看到究竟是什么人在楼下喊他。

我问老马：“姚家五口人，老姚和他老婆，两个女儿，一个十七，一个十三，再加上老姚的母亲，怎么会同时都死了？是煤气中毒，还是入室凶杀？”

老马说：“怎么会是煤气啊，这么热的天，哪家不是开门开窗的，我听派出所的民警说，具体死亡原因还要等法医鉴定。早晨老姚大女儿的同学来找她一起去上学，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她见门开着，就进去看了一眼。这一眼差点把那小姑娘吓成精神病，五口人都坐在客厅一动不动，都是睁着眼死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我对老马说：“老马您可别吓唬我，他们家楼上住的就是我，他们往上看什么？”

这时居委会的刘老头插嘴说：“他们不是看你家，那是在看进了房里的勾死鬼。你们还别不信邪，平白无故地有人喊你们名字，千万别答应，那是勾魂的鬼，你一答应，它就能找到你的住处。”

孙国宾笑骂：“我说刘老头，你他妈的好歹也是居委会的，怎么到处传播封建迷信啊？”

刘老头怒道：“你这小子懂个屁，前边九号楼的胡家大嫂子，你们都知道是谁吧？”

众人都知道那是个疯婆子，于是都点点头。

刘老头接着说：“胡家当家的死得早，十年前，胡家嫂子在家做饭，听楼下有人招呼她丈夫的名字，她一边答应一边往楼下看，结果楼下根本没人。当天就传来消息，她丈夫在车间出事故死了。”

老马说道：“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年头多了，您不提我都快忘了。”

刘老头说：“这还不算完，胡家嫂子也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

八年前，跟同学到森林公园，对了……那时候还是植物园，到植物园的一个湖里去游泳。那湖虽然小，但不是死水，底下是个锅底，谁都不知道下面跟哪通着。平时为了安全，用浮标把深水区圈了起来，小孩去游泳都在边上玩，没人敢去深处。胡家大儿子和同学们一不小心把球扔到了湖中心，几个人一起游过去捡球，结果连胡家大儿子在内一下子淹死六个。当时这事全市都轰动了，所有学校都通报，三五年之内再没人敢去那里游泳。”

我们回忆了一下，的确有这件事，一点都没夸张。虽然隔得久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人们提起那个一下淹死六个人的无名小湖来都是谈虎色变。

刘老头问众人：“那孩子是我看着长起来的，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知道爹死得早娘不容易，放了学就帮家里干活，唉……太可惜了。你们知道湖里淹死人的那天，胡家嫂子听到什么了吗？”

我说：“该不会也听见有人喊她大儿子的名字吧？那可真是奇怪了。”

刘老头掏出烟来点上一支，继续说道：“不错，她又听到有人招呼她儿子的名字。从那以后，胡家大嫂就受了点刺激，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儿子，她把小儿子当眼珠子一样看着，寸步不离。五年前的一个清晨，她又听到楼下有人招呼她小儿子的名字，这次，她学乖了，没敢答应。可是她小儿子不知道厉害，听到楼下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以为是同学找他玩，就答应了一声。出去一看，并没有任何人。小儿子回家之后拿茶杯喝水，喝得急了，一口水呛进气管，就这么给呛死了。从那以后，胡家嫂子就彻底疯了，她家同我住在一个楼里，所以这事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

人人都长吁短叹，替胡大嫂家的事感到难过。正在这时，楼门里陆陆续续走出来一队人，用担架抬着姚师傅全家五口的尸体，尸体上蒙着白布，看不出来谁是谁，一具具都装到车上，疾驰离去。